

韓詩外傳

四家詩旨會歸

第二冊

孔德成題



四家詩信會歸

孔氏成道

I207. 222
W255

王禮卿教授著

四家詩旨會歸

第二冊

孔德成題



222
755

四家詩會歸第二冊

第五卷 衛風十篇

淇奥.....521

考槃

碩人

531

氓

521

竹竿.....546

芄蘭

河廣

553

伯兮

557

有狐.....561

木瓜

565

第六卷 王風十篇

黍離.....575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585

揚之水

573

中谷有蓷.....591

兔爰

葛藟

599

采葛

603

大車.....606

丘中有麻

612

第七卷 鄭風二十一篇

緇衣.....618

將仲子

叔于田

627

大叔于田

630

清人.....638

羔裘

遵大路

652

女曰雞鳴

655

有女同車.....662

山有扶蘇

薜兮

676

狡童

679

褰裳.....681

丰

東門之墠

688

風雨

692

子衿.....694

揚之水

出其東門

701

野有蔓草

704

溱洧.....709

第八卷 齊風十一篇

雞鳴 716

還 722

著 725

東方之日 715

東方未明 732

南山 736

甫田 740

盧令 744

敝笱 747

載驅 750

猗嗟 756

第九卷 魏風七篇

葛屨 763

汾沮洳 767

園有桃 772

陟岵 776

十畝之閒 779

伐檀 783

碩鼠 791

第十卷 唐風十二篇

蟋蟀 797

山有樞 804

揚之水 809

椒聊 814

綢繆 819

杕杜 824

羔裘 828

鴛羽 831

無衣 836

有杕之杜 839

葛生 842

采芩 847

第十一卷 秦風十篇

車鄰 853

駟驥 858

小戎 862

蒹葭 872

終南 878

黃鳥 883

晨風 888

無衣 892

渭陽 896

權輿 899

第十二卷 陳風十篇

宛丘 903

東門之粉 907

衡門 911

東門之池 916

東門之楊 921

墓門 924

防有鵲巢 929

月出 934

株林 937

澤陂 941

第十三卷	檜風四篇	947
	羔裘	947
第十四卷	曹風四篇	967
	蜉蝣	967
	候人	972
	鷓鴣	1013
	九罭	1038
	狼跋	1043
第十五卷	豳風七篇	993
	七月	994
	鸛鳴	1020
	東山	1020
	破斧	1029
	鳴鳩	978
	下泉	987
	隰有萋楚	955
	匪風	959

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韓綽亦作婢，云柔貌也。〕（玉篇糸部引作綽、慧琳音義七十九引作婢）三家倚作倚。（荀子非相篇楊注、文選西京賦李注、曲禮孔疏、論語鄉黨皇疏、說文車部繫傳引）較作較。（說文）〔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毛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

【詩 旨】

毛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魯說：徐幹中論修本篇：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奥。

【旨 攷】

禮卿案：毛序以此爲美武公之德之詩。魯與毛同，齊韓當無異義。蓋詩之本義也。昭二年左傳：「北宮文子賦淇奥。」杜注：「淇奥、詩衛風，美武公也。」與毛魯亦合。陳氏奐云「徐幹中論：衛武公年過九十，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奥。是作於抑詩後矣，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世，詳見抑篇。」王氏先謙云「據詩終不可諉兮，及猗重較兮，是武公入爲卿士時國人思慕而作。」

【本 義】

禮卿案：胡氏後箋云「正義曰：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時已爲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於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承珙案徐幹中論虛道篇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奥。何氏古義據此，謂歐陽補圖以淇奥屬之平王，較嚴緝幽王時詩之說，轉爲有據。今觀詩言終不可諉，自是武公耄年國人誦美之詩耳。」陳氏詩毛氏傳疏亦據徐幹中論之說，謂「作於抑詩後矣。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世，詳見抑篇。」兩說是也。

【詩 法】

此蓋詩人見武公以美質成德，發爲文章，乃以積漸致問學之功，聽規進自修之力；矜莊寬大之養蘊於中，明德容止之宜著於外；服飾之盛，爲德稱其服；精鍊如金錫，純粹如圭璧，爲德器之已成。其盛德之善如此，民終不可忘。此詩之所爲作也。詩美武公之德，爲作詩者之美也。三章皆首二句興體，首章三章中二句比體，次章中一句比體，他皆賦體。首章言猗猗，興綠竹始生之盛美；次章言青青，興綠竹漸長之茂盛；三章言如簋，興綠竹長成之茂積；按綠竹生長先後之次，進興武公盛德進成之序，此全篇興義之次第也。此爲託象之正興，以綠竹性象之三形，總寫物象之盛；以興武公由漸進、著外、底成、三階，總美盛德之善。乃隱寄興義於物象，示所興之興義，而擬武公盛德至善之正意。故爲象義簡而直，正意隱而曲，爲託總象而總比正意，亦兼比之興，但與以物象一一比對者異，故下亦不須並綴正意。此全篇興義之體例也。首章先以綠竹始生漸茁之盛美，興武公學問自修，內蘊外宣之漸進。接以文章斐美之呈現，始之以求學如治骨治象，積漸功深；兼以聽諫自修，如磨玉切石，以利器攻治之精密；此爲以治物比治學修德之正比也。繼言學德既進，故外貌莊嚴，而內心寬裕，由蘊內之明德赫赫，而發外之儀容宣著，此進明內外交致之功力也。再疊以有文章之君子，以提束上文之神致，而以終不可忘，極稱誦盛善之意，爲全章結束。此章明學問自修，內外交養，益進之功之精深也。次章續以綠竹漸長之茂盛，興武公德服相匹之尊嚴。接以耳瑱摛弁之精美，而以星比象笄弁玉之光明，爲以物比飾之正比。餘與首章詞義並同。此章明內德與外服相稱，有中而形外，德益進之氣象也。三章以綠竹之茂盛鬱積，興武公盛德之培養醇深。以金錫出於鍛鍊而精純，圭璧資於琢磨以成器，比武公德器之成，爲以成物比成德之正比。繼言以寬容綽綽自如之姿，倚卿士車旁之車耳；又以和易之致，爲謹而不虐之一弛；皆動容有節，由德之全備使然。此章明德器之成，精粹深至，動皆中禮，爲盛德至善之完備也。此詩三章體格大同，而於武公立德制行之本，秩然有序，汲其深邃，彰其精奧，發聖賢之能事，極美德之正聲，雖列變風，足儕雅音。是以大學取爲成功至善之楷模，而爲聖門心傳之奧祕，偉歟盛矣！爲此詩者，固亦武公才德相若之知音歟！

【釋義】

茲依毛義釋詩本義

首章言：望彼淇水崖岸深曲之處，王芻蕘竹之生，性象盛美；猶武公之德，脩學盛進。其爲斐然有文之君子也；其學之成，如治骨治象，功由漸致；納諫自脩，如治玉治石，功以深成。故發於外者爲矜莊，蘊於中者實寬大；由中之盛德赫

赫而光明，呈外之儀容棣棣而宣著。如是斐然有文之君子，其盛德至善，民終不能忘也。

次章言：望彼淇水厓岸深曲之處，王芻蕘竹之長，性象茂盛；猶武公之德，中外盛匹。其爲斐然有文之君子也：以光瑩亞王爲璜，橫垂耳畔；以象掃括髮，覆以皮冠，掃笄弁玉，光輝如星；德稱其服如此。故發於外者爲矜莊，蘊於中者實寬大；由中之盛德赫赫而光明，呈外之儀容棣棣而宣著。如是斐然有文之君子，其盛德至善，民終不能忘也。

三章言：望彼淇水厓岸深曲之處，王芻蕘竹之成，性象茂積；猶武公之德，功力大成。其爲斐然有文之君子也：如金錫百鍊而其品益精；如圭璧琢磨而其美益純。其意度恒寬緩自得，入相時乘卿士之車，倚於青飾之重起曲鉤，灑然意遠。有時亦爲戲謔之言，但不爲傷人之語，蓋君子之德言，有張亦有弛也。

【義疏】

瞻彼淇奧，爾雅釋厓岸「奧、隈。厓內爲奧，外爲隈。」陳奂云「爾雅既釋奧一名隈，又釋厓以別內奧外隈之異名。渾言析言，皆得互稱。」說文「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是許與雅訓合。淇奧謂淇水厓岸深曲處也。奧假借字，澳、隈正字。水經注「肥泉、博物志謂之奧水。」與陸疏「奧、水名」合。馬瑞辰云「水之內爲奧，與水相入爲內同義。古人或名泉水入淇處爲淇奧，猶夏汭涇汭亦稱汭水也。」案馬說是也。○綠竹猗猗，綠、王芻。釋草文。爾雅大學楚辭注均作菹。菹本字，綠借字。竹、蕘竹。爾雅作蕘蓄。釋文引韓詩「蕘、蕘筑也。」石經同。說文：「蕘、水蕘筑也，讀若督。」竹者蕘之假借字，蕘竹又蕘筑之假借也。案藝文類聚二十八引班彪游居賦「瞻淇奧之園林，美綠竹之猗猗。」陳喬樞引班固竹扇賦「青青之竹形兆直。」是皆用詩語，以綠竹爲竹。陸璣亦以綠竹爲一草。而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戴凱之竹譜云「蔽竹根深耐寒，茂被淇苑。淇園衛地，殷紂竹筍園也。」說與酈道元合。酈道元水經淇水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興。」陳喬樞謂「酈道元據時所見，以今疑古，非通識也。」愚謂以詩綠竹爲一物，始自班氏。班氏世治齊詩，斯蓋齊之異說，而六朝人承之也。證以雅訓韓詩說文及大學楚辭注，皆與毛訓合。且道元之目驗雖後於古，苟淇澳古無此二草，北魏時何以巧合如是？是知毛訓允已。○有匪君子，匪即斐之假借，魯齊作斐，正字也。韓作邲，云美貌者，陳喬樞云「廣韻：邲、好貌。好亦即美之義也。」是韓毛字異義近。○如切如磋，說文「切、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段注「齒差謂齒相磨切也。差即今磋磨字，引申之磨物亦曰切也。」

臧琳云「齟是齒之參差，治骨者因其參差而治之俾齊一，故切磋字以齟爲正。」王先謙云「說文無磋字，磋下云：玉色鮮白。治象齒令鮮白如玉，故謂之磋。明三家正字。」○如琢如磨，鶴鳴傳「錯、石也，可以琢玉。」韓詩作如磨如錯。宋綿初云「磨錯當上下互易以諧韻。韓本作如錯如磨，外傳今本引並作琢，後人順毛所改。束皙補亡白華篇：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即用韓詩。」是毛韓字異義同也。王先謙云「說文無磨字，摩下云：研也。學記注：摩、相切磋也。石堅難治，當以礪石摩切之。」○瑟兮僩兮，王先謙云「瑟栗疊韻字。說文璠下云：近而視之璠若也。瑟即璠也。璠儵下云：玉英華羅列秩秩。逸論語曰：玉粲之璠兮，其璠猛也。璠與栗同。是瑟兮謂德容之縝密莊嚴，秩然不亂。」毛訓僩爲寬大，韓訓僩爲美貌。寬大即美德也，一析言之，一渾言之，訓異義通。馬瑞辰云「荀子云：陋者俄且僩也。以僩與陋對，是以僩爲美，與韓義合。段玉裁訓陋爲陋陋，謂與寬大反對，爲毛傳所本，非也。」案段說與陳奐同，推毛傳之所本，其說是也。先謙引說文僩武貌，方言廣雅僩猛也，謂毛韓皆別義，與魯齊正訓異。案陳奐云「大學釋訓：瑟兮僩分恂栗也。言其容貌嚴栗也。恂栗但解瑟兮，猶下威儀但解恂兮。禮記爾雅渾舉其義，毛傳則各著其義，文異意同也。」據此，恂栗但解容貌，是矜莊狀其外，寬大著其內，與下赫兮咺兮義例正同。如以武猛爲正訓，則瑟僩唯狀容貌，失之偏枯矣。○赫兮咺兮，陳奐云「赫、猶赫赫也。大明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是赫赫爲德之明也。」王先謙云「說文：愜、寬閒心腹貌。韓作宣者，愜之消字。心體寬廣，發見於儀容，故宣訓爲顯，許韓義不異也。咺咺烜皆借字。」○終不可諼兮，王先謙云「說文諼下云：詐也。無忘義。伯兮焉得諼草，以草能令人忘憂。釋訓：菱、諼、忘也。諼之爲忘，義由假借。」

充耳琇瑩，說文「琇、石之次玉者。瑩、玉色也。」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說文「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駢，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半相埒也。」是說文將作埒也。鄭司農注周禮云「全、純色也。龍當爲虬，虬謂襍色。」是鄭許以純玉與玉石襍言，先鄭以玉色言。陳奐云「仲師說與毛傳合。傳云天子玉璠，謂用白玉，純色之玉也；云諸侯以石，謂用石之次玉者，雜色之玉也。」○會弁如星，春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王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正義云「在朝君臣同服。」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筭。」故書會作膾。鄭司農注云「膾謂以五采束髮也。」王先謙云「五采（組）束髮，括以象邸，從而加弁，以玉筭貫之，其弁飾是玉璫，所謂如星者也。」陳奐云「傳文所以會髮之上尊會字，今補。會所

以會髮，與君子偕老傳掃所以適髮，句義正同。傳釋經會字不云會髮，而必云所以會髮者，會亦讀爲體，謂會即體之假借字。體即象掃也。」案：會弁如星者：說文璫下云「弁飾，往往冒玉也。或從基。」句義是就掃弁弁玉之光輝言之；王先謙謂狀弁飾之玉璫，陳奐謂狀象掃玉弁，皆未賅詩義。魯作冠弁，則二字義同，但形弁玉，不及毛義之備。

綠竹如簀，陳奐云「毛韓皆作簀，謂簀即積之假借字。或齊魯詩作積，爲平子所據。如猶而也。積、鬱積，謂綠竹鬱然其茂積也。」○如圭如璧，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璧，瑞玉圓也。」○寬兮綽兮，顧震福引神女賦柔情綽態，及莊子在宥逍遙遊釋文引李云：淖約、柔弱貌。荀子有坐楊注：淖約、柔弱也。謂「綽淖字通，亦通作淖。」王先謙云「韓訓綽爲柔，寬綽猶中庸云寬柔矣。」陳奐云「寬緩亦弘大，皆所以狀其有容衆之德也。」案此就德言，則與上兩章兩言憊兮意複；且與下倚重較亦難貫。孔疏云「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就性情言，亦與下倚重較不屬。王先謙云「案此連下倚重較兮爲文，則寬綽止是寬緩自得之貌，不屬性情言。」愚謂先謙說得之。嚴粲謂「以君子之德，乘君子之器。」雖亦以德言，其語較陳孔爲明貫。○倚重較兮，三家倚作倚者，倚正字，倚借字也。說文有較無較，玉篇較與較同。說文「較，車轡上曲鉤也。」徐鍇繫傳「按古今注：車較、車耳也，在車轡上，重起如牛角也。」說文「轡，車旁也。」文選西京賦「倚金較。」李注引古今注曰「車耳重較，文官青，武官赤。或曰車轡上重起如牛角也。」皇疏云「古人乘路車，皆於車中倚立。」爾雅「較，直也。」又云「較謂之幹。」胡承珙云「就車深四尺四寸計之，是前三之一爲式，人坐車中所憑也。後三之二爲轡。轡必倚幹以立，其幹木上出爲曲鉤形，居轡之內，箱之外，而見於箱上。此幹木兩旁直出通謂之較；惟此較上單曲鉤即傳於轡，人不能憑，是謂單較之制。重較則另有重起如牛角者，或塗以金，或飾以青赤，惟人所施，乃人立車中所憑也。」○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說文「謔，戲也。虐，殘也。」

【推衍義】

魯說：說苑建本篇：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韓說：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

相攻，胸中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曰：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外傳九：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之絞乎？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磋字依陳喬樅改正）

禮卿案：魯韓所引詩，本義爲學問自修，功以漸致，竝以深成。說苑推明學之鵠的，爲反情、治性、盡才，反情爲反歸情之正，治性爲治性之善本，盡才爲極天賦之德具，其義竝與孟子言合，此舉學之本綱也。又言親賢學問以長德，論交合友以相致，此申學之行目也。蓋本詩學問自修之功，廣衍其具體之綱目，較本義之境爲詳析，故爲引詩證事之推衍義也。

外傳閔子騫節，推切磋琢磨之效，明義利之辨，去就之分，就學之功效，衍之於心行。拓本詩之義，爲落實之境，是以爲引詩證事之推衍義也。

又外傳雩雨及人妖節，言災變不必畏，不必治，而人事之治亂，則宜切磋不舍。以明天行出於自然，爲無用不急之災變，有無無損益於政；人事攸關國本，妖亂足以隳政；與荀子天論，董相繁露之旨竝合。此本詩切磋之義，衍其用於天人之別，理遂境擴，以極切磋之義之廣大精深，是以爲引詩明理之推衍義也。

又外傳堂衣若節，以力比德，以翼比言，明言資於德以立，無德則不能爲言；猶骨象玉石資於切磋琢磨以成，無切磋琢磨則不能成器。此本詩切磋琢磨之義，明其效同於內德之爲本，及同於外言之爲用，以明內外相待，事物相需之理。

，其義精湛。拓詩境於深奧，以極切磋之效之精微，是亦引詩明理之推衍義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經傳】

考槃在澗，〔毛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三家槃作盤。〕〔文選東都賦鵠鶴賦李注引爾雅、漢書敘傳、文選吳都賦劉注引韓詩〕韓澗作干，云境垠之處也。〔釋文引韓詩文〕〔云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吳都賦劉注引。〕〔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毛傳：曲陵曰阿。邁、寬大貌。〕〔韓說曰：曲京曰阿。〕〔一切經音義一引韓詩文〕韓邁作過，云美貌。〔釋文引韓詩文〕〔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韓說曰：陸、高平無水（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碩人之軸。〔毛傳：軸、進也。〕〔魯軸作逐，云逐病也。〕〔釋詁〕〔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毛傳：無所告語也。〕

【詩旨】

毛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箋：窮猶終也。〕

魯說：孔叢子曰：於考槃，見士之遁世而不悶也。

【旨攷】

禮卿案：毛序以此爲刺莊公使賢者退而窮處之詩。魯說爲士遁世不悶之作。兩家雖美刺不一，而詠賢者退隱則同，此詩之本義也。齊韓當無異義。

【本義】

禮卿案：此詩但狀賢者長往不返，遁世無悶之情事。雖傷時感遇之意，自餘言外；然所云刺莊公使賢者退處，則序

詩者之意，非作詩者之悵。魏氏源云「考槃、賢者自寫其情，相匡以義。而推其野有遺材，則以爲刺莊公使賢者退處。」魏說得序義矣。

胡氏後箋云「此（毛）序是推本作詩者言外之意，詩詞則專美碩人，猶簡兮亦專美碩人，而序云刺不用賢也。蓋天地閉而後賢人隱，衛之考槃，王之丘中有麻，小雅之白駒，皆詠賢人之肥遯，以刺其君者。鄭箋泥於序下之說，以詩詞之弗忘，即爲刺君，故不能無語病。若毛傳則就詩釋詩，有美無刺。說者槩以毛鄭同議，過矣。陳氏見復曰：序謂刺君上之失賢，詩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其說最爲圓通。」準此，是考槃美在詩中，刺在言外，陳氏說要言不煩，最爲得之。故魯說毛傳明其美義，毛序明其刺義，兩說正相成也。歐陽本義云「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謂誓不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爲賢者也。」陳氏稽古編云「考槃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誠害於理。而小敍以爲刺莊公，則不誤。朱子非之云：詩未見棄於君之意。不知君不棄賢，賢者何爲而隱？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無悶於世（孔叢子）。遯世無悶，豈有道時所爲哉！果如此，是乃邦有道而貧且賤者，君子方以爲恥，焉得錄其詩。」是皆以詩中之賢者，證箋說朱說之不合於理，亦足闡魯說毛序之當矣。

【詩法】

此蓋詩人見避世之賢者，以寬大之懷，得隱逸之樂，因詠其心性之精微，處境之幽竊，而示君不任賢之意於言外，此詩之所爲作也。美賢人爲作詩者本義之美，刺莊公爲序詩者明詩之刺也。全篇純用賦體，三章體格大同。而三稱賢者性德之寬大，是以寬大爲其總旨，而以處境、常行、心志、三者分形之。其處境爲澗、阿、陸，謂其地兩山夾水，其旁有阿，其上有陸，中有流水。合而爲一境，則陋側之境，豁爲賢者心中之寬大。其日常之行，爲寤覺、言歌、寐宿，覺爲寤之云爲，歌爲言之長吟，宿爲覺後猶臥，環衍其趣而爲一行，則板狹之時，化爲賢者心中之寬大。其心誓之志，爲弗忘、弗過、弗告，忘謂心忘此樂，過謂行離此境，告謂言宣於人，而心行言皆不爲此，則紛立之思，凝爲賢者心中終焉寬大之一志。是以此詩體格，皆就寬大一義，分三端連章平行，層遞形容，神理集注，意境曠遠，與常格分章層遞爲序次者迥殊，是爲章旨遞進之舛格。如是，足狀賢隱之高致，有以盡其深微之心境焉。

【釋義】

茲依毛義釋詩本義

首章言：成其隱逸之樂於厓澗之間者，乃大賢有寬裕之德致然爾。其窮處於斯也：夜則獨寐，覺則或言。處寂寞之濱，而長誓不忘茲樂，其高曠有如此者。

次章言：成其隱逸之樂於山曲之間者，乃大賢有寬大之懷致然爾。其窮處於斯也：夜則獨寐，覺則獨歌，翛然自得，長誓其終焉之志，不復爲踰此境之他往矣。

三章言：成其隱逸之樂於高阜之間者，乃大賢寬大益進致然爾。其窮處於斯也：夜則獨寐，覺而猶臥，任興適趣，而此境之樂，唯長誓於心；悠悠人世，無可告語者也。

【義疏】

考槃在澗，爾雅「般、樂也。」周頌序「般、樂也。」文選李注引爾雅作盤。漢書敘傳及文選劉注均引作盤。陳奐云「疑古本作般，後人加木加皿耳。」胡承珙云「小雅秩秩斯干傳：干、澗也。二字通。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王注並云：干、山閒澗水也。」陳喬樞云「韓云境坳之處者：干爲山澗厓岸之地，故以境坳言之，謂土地瘠薄者也。丘中有麻傳謂丘中爲境坳之處，與此同義。」一云地下而黃曰干者：胡承珙云「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即其義也。韓干有兩說，或由韓故韓說與辟君章句之不同。」按兩說說異而義同也。

考槃在阿，釋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釋丘「絕高爲之京。」陳奐云「皇矣傳：京、大阜也。大阜謂之京，猶大阜謂之陵；曲陵謂之阿，猶曲京謂之阿；其義一也。」衆經音義云「謂山曲隈處也。」○碩人之邁，玉篇「邁、寬大也。」韓詩作邁，云美貌者，寬大爲美德。毛析言之，韓渾言之，其義亦一也。陳喬樞云「邁字當即邁之假借。」

考槃在陸，釋名「高平曰陸。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是即傳高平無水之義也。○碩人之軸，陳奐云「桑柔傳：迪、進也。軸即迪之假借字。正義云：傳訓軸爲進，則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按當是進於寬大之心懷，義與上二章

始銜貫。又正義云「逐與軸蓋古今字異。」陳喬樞云「據此，知魯作逐而訓爲病。」

弗諼、弗過、弗告，王子離申毛云「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又云「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以道爲言，恐非毛意，且弗告無從爲解。據毛傳弗告爲「無所告語」，乃狀大賢識超意遠，非常人所能解，故無可與語，最得詩人狀事明心之妙。準此可知，弗諼，弗過，亦就其高躅遠想言之，乃得詩旨，不當如子離拘牽於道，轉晦詩意也。至鄭箋所釋之大失，歐陽氏陳氏斥之甚當。又以虛乏釋寬，以飢意釋邁，以病釋軸，多本魯義，有失大賢高尚之致，亦不及毛訓優矣。嚴緝云「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爲賢者獻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繁樂寬大之義不類。」以文理爲衡，是已。戴氏岷隱謂「弗過者，弗與人相過。」胡氏承琪謂「弗過當是無過從之意。」亦皆不合賢者寬大氣象。不及嚴緝謂「弗過、永矢不復他往。」爲得詩意。○獨寐寤宿，朱子集傳云「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得隱者懶散自適，寬樂興象。

碩人四章章七句

【經傳】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毛傳：頤、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褱。〕〔魯齊聚作綱。〕〔列女傳、中庸〕韓作榮。〔說文〕「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毛傳：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魯說曰：東宮、世子也（呂覽應審篇高注文）。韓說曰：女弟曰妹（慧琳音義三引）。魯說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釋親）。魯譚亦作覃。〕〔白虎通義號篇〕齊韓私亦作么。〔說文繫傳引詩〕。〕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毛傳：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魯說曰：手如柔荑者，茅始熱中穰也，既白且滑。〕〔御覽九百九十六引風俗通引詩文〕。〕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毛傳：領、頸也。蝤蛴、蜣蟲心。瓠犀、瓠瓣。螭首、額廣而方。〕〔魯螭作螭。〕〔蔡邕青衣賦〕魯犀作棲。〔釋草〕三家螭作賴。〔說文〕蛾作娥。〔藝文類聚十八引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毛傳：倩、好口輔。盼、白黑分。〕〔韓說曰：盼、黑色也（釋文引韓詩文）。魯此下有素以爲絢兮句。〕〔論語八佾篇引〕